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唐宋八大家文鈔卷六十五至六十八

詳校官左中允臣瑭五珠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温汝适

謄録監生臣蕭　華

欽定四庫全書

唐宋八大家文鈔卷六十五

明　茅坤　撰

廬陵史鈔五

唐臣傳

郭崇韜傳

二傳摹倣史遷而得其髓矣

郭崇韜代州雁門人也為河東教練使為人明敏能應對以

幹材見稱莊宗爲晉王孟知祥爲中門使崇韜爲副使中門之職參管機要先時吳珙張虔厚等皆以中門使相繼獲罪知祥懼求外任莊宗曰公欲避事當舉可代公者知祥乃薦崇韜爲中門使甚見親信晉兵圍張文禮于鎮州久不下而定州王都引契丹入寇契丹至新樂晉人皆恐欲解圍去莊宗未決崇韜曰契丹之來非救文禮爲王都以利誘之耳且晉新破梁軍宜乘已振之勢不可遽自退怯莊宗然之果敗契丹莊宗即位拜崇韜兵部尚書樞密使梁王彥章擊破德勝唐軍

東保楊劉彦章圍之莊宗登壘望見彦章為重塹以絶唐軍意輕之笑曰我知其心矣其欲持久以獘我也即引短兵出戰為彦章伏兵所射大敗而歸莊宗問崇韜計安出是時唐已得鄆州矣崇韜因曰彦章圍我於此其志在取鄆州也臣願得兵數千據河下流築壘於必爭之地以應鄆州為名彦章必來爭既分其兵可以圖也然板築之功難卒就陛下日以精兵挑戰使彦章兵不得東十日壘成矣莊宗以為然乃遣崇韜與毛璋將

數千人夜行所過驅掠居人毀屋伐木渡河築壘於博
州東晝夜督役六日壘成彥章果引兵急攻之時方大
暑彥章兵熱死及攻壘不克所失大半還趣楊劉莊宗
迎擊遂敗之康延孝自梁奔唐先見崇韜崇韜延之卧
内盡得梁虛實是時莊宗軍朝城段凝軍臨河唐自失
德勝梁兵日掠澶相黎陽衛州而李繼韜以澤潞叛而
入于梁契丹數犯幽涿又聞延孝言梁方名諸鎮兵欲
大舉唐諸將皆憂惑以謂成敗未可知莊宗患之以問

諸將諸將皆曰唐得鄆州隔河難守不若棄鄆與梁而西取衛州黎陽以河為界與梁約罷兵毋相攻庶幾以為後圖莊宗不悦退卧帳中召崇韜問計崇韜曰陛下興兵仗義將士疲戰爭生民苦轉餉者十餘年矣况今大號已建自河以北人皆引首以望成功而思休息今得一鄆州不能守而棄之雖欲指河為界誰為陛下守之且唐末失德勝時四方商賈征輸必集薪芻糧餉其積如山自失南城保楊劉道路轉徙耗亡大半而魏博

五州秋稼不稔竭民而歛不支數月此豈按兵持久之
時乎臣自康延孝采盡得梁之虚實此真天亡之時也
願陛下分兵守魏固楊劉而自鄆長驅擣其巢穴不出
半月天下定矣莊宗大喜曰此大丈夫之事也因問司
天司天言歲不利用兵崇韜曰古者命將鑿凶門而出
况成筭已決區區常談何足信也莊宗即日下令軍中
歸其家屬於魏夜渡楊劉從鄆州入襲汴州八日而滅
梁莊宗推功賜崇韜鐵券拜侍中成德軍節度使依前

樞密使莊宗與諸將以兵取天下而崇韜未嘗居戰陣徒以謀議居佐命第一之功位兼將相遂以天下為已任遇事無所回避而宦官伶人用事特不便也初崇韜與宦官馬紹宏俱為中門使而紹宏位在上及莊宗即位二人當為樞密使而崇韜不欲紹宏在已上乃以張居翰為樞密使紹宏為宣徽使紹宏失職怨望崇韜因置內勾使以紹宏領之凡天下錢穀出入于租庸者皆經內勾既而文簿繁多州縣為弊遽罷其事而紹宏尤

側目崇韜頗懼語其故人子弟曰吾佐天子取天下今大功已就而羣小交興吾欲避之歸手鎮陽庶幾免禍可乎故人子弟對曰俚語曰騎虎者勢不得下今公權位已隆而下多怨嫉一失其勢能自安乎崇韜曰柰何對曰今中宮未立而劉氏有寵宜請立劉氏為皇后而多建天下利害以便民者然後退而乞身天子以公有大功而無過必不聽公去是外有避權之名而內有中宮之助又為天下所悅雖有讒閒其可動乎崇韜以為

然乃上書請立劉氏為皇后崇韜素㢟自從入洛始受四方賂遺故人子弟或以為言崇韜曰吾位兼將相禄賜巨萬豈少此耶今藩鎮諸侯多梁舊將皆主上斬袪射鉤之人也今一切拒之豈無反側且藏予私室何異公帑明年天子有事南郊乃悉獻其所藏以佐賞給莊宗已郊遂立劉氏為皇后崇韜累表自陳請依唐舊制還樞密使于内臣而并辭鎮陽優詔不允崇韜又曰臣從陛下軍朝城定計破梁陛下撫臣背而約曰事了與

卿一鎮今天下一家俊賢並進臣憊矣願乞身如約莊宗名崇韜謂曰朝城之約許卿一鎮不許卿去欲捨朕安之乎崇韜因建天下利害二十五事施行之李嗣源為成德軍節度使徙崇韜忠武崇韜因自陳權位已極言甚懇至莊宗曰豈可朕居天下之尊使卿無尺寸之地崇韜辭不已遂罷其命仍為侍中樞密使同光三年夏霖雨不止大水害民田民多流死莊宗患宮中暑濕不可居思得高樓避暑宦官進曰臣見長安全盛時大

明興慶宮樓閣百數今大內不及故時卿相家莊宗曰吾富有天下豈不能作一樓乃遣宮苑使王允平營之宦官曰郭崇韜眉頭不伸嘗為租庸惜財用陛下雖欲有作其可得乎莊宗乃使人問崇韜曰昔吾與梁對壘於河上雖祁寒盛暑被甲跨馬不以為勞今居深宮蔭廣厦不勝其熱何也崇韜對曰陛下昔以天下為心今以一身為意艱難逸豫為慮不同其勢自然也願陛下無忘創業之難常如河上則可使繁暑坐變清涼莊宗

黜然終遣允平起樓崇韜果切諫宦官曰崇韜之第無
異皇居安知陛下之熱由是讒間愈入河南縣令羅貫
為人彊直頗為崇韜所知貫正身奉法不受權豪請託
宦官伶人有所求請書積几案一不以報皆以示崇韜
崇韜數以為言宦官伶人由此切齒河南自故唐時張
全義為尹縣令多出其門全義厮養畜之及貫為之奉
全義不屈縣民恃全義為不法者皆按誅之全義大怒
嘗使人告劉皇后從容為白貫事而左右日夜共攻其

短莊宗未有以發皇太后崩葬坤陵陵在壽安莊宗幸陵作所而道路泥塗橋壞莊宗止輿問誰主者宦官曰屬河南因亟召貫貫至對曰臣初不奉詔請詰主者莊宗曰爾之所部復問何人即下貫獄獄吏搒掠體無完膚明日傳詔殺之崇韜諫曰貫罪無他橋道不修法不當死莊宗怒曰太后靈駕將發天子車輿往來橋道不修卿言無罪是朋黨也崇韜曰貫雖有罪當具獄行法于有司陛下以萬乘之尊怒一縣令使天下人言陛下

用法不公臣等之過也莊宗曰貫公所愛任公裁決因
起入宫崇韜隨之論不已莊宗自闔殿門崇韜不得入
貫卒見殺明年征蜀議擇大將時明宗為總管當行而
崇韜以讒見危思立大功為自安之計乃曰契丹為患
北邉非總管不可禦魏王繼岌國之儲副而大功未立
且親王為元帥唐故事也莊宗曰繼岌小子豈任大事
公為我擇其副崇韜未及言莊宗曰吾得之矣無以易
卿也乃以繼岌為西南面行營都統崇韜為招討使軍

政皆決崇韜唐軍入蜀所過迎降王衍弟宗弼隂送欵于崇韜求為西川兵馬留後崇韜以節度使許之軍至成都宗弼遷衍于西宫悉取衍嬪妓珍寶奉崇韜及其子廷誨又與蜀人列狀見魏王請崇韜留鎮蜀繼岌頗疑崇韜崇韜無以自明因以事斬宗弼及其弟宗渥宗勲没其家財蜀人大恐崇韜素嫉宦官甞謂繼岌曰王有破蜀功師旋必為太子俟主上千秋萬歲後當盡去宦官至於扇馬亦不可騎繼岌監軍李從龔等見崇韜

專任軍事心已不平及聞此言遂皆切齒思有以圖之
莊宗聞破蜀遣宦官向延嗣勞軍崇韜不郊迎延嗣大
怒因與從襲等共構之延嗣還上蜀簿得兵三十萬馬
九千五百匹兵器七百萬糧工百五十三萬石錢一百
九十二萬緡金銀二十二萬兩珠玉犀象二萬文錦綾
羅五十萬匹莊宗曰人言蜀天下之富國也所得止於
此邪延嗣因言蜀之寶貨皆入崇韜且誣其有異志將
危魏王莊宗怒遣宦官馬彦珪至蜀視崇韜去就彦珪

以告劉皇后劉皇后教彥珪矯詔魏王殺之崇韜有子五人其二從死于蜀餘皆見殺其破蜀所得皆籍沒明宗即位詔許歸葬以其太原故宅賜其一孫當崇韜用事時自宰相豆盧革韋說等皆傾附之崇韜父諱弘革等即因他事奏改弘文館為崇文館以其姓郭因以為子儀之後崇韜遂以為然其伐蜀也過子儀墓下馬號慟而去聞者頗以為笑然崇韜盡忠國家有大略其已破蜀因遣使者以唐威德風諭南詔諸蠻欲因以綏來

之可謂有志矣

## 安重誨傳

安重誨剛愎躁急卒以取禍歐公摹寫一一有神

安重誨應州人也其父福遷事晉爲將以驍勇知名梁攻朱宣于鄆州晉兵救宣宣敗福遷戰死重誨少事明宗爲人明敏謹恪明宗鎮安國以爲中門使及兵變于魏所與謀議大計皆重誨與霍彥威決之明宗即位以

為左領軍衛大將軍樞密使兼領山南東道節度使固辭不拜改兵部尚書使如故在位六年累加侍中兼中書令重誨自為中門使已見親信而以佐命功臣處機密之任事無大小皆所參決其勢傾動天下雖其盡忠勞力時有補益而恃功矜寵威福自出旁無賢人君子之助其獨見之慮禍釁所生至於臣主俱傷幾滅其族斯其可哀者也重誨嘗出過御史臺門殿直馬延誤衝其前導重誨怒即臺門斬延而後奏是時隨駕廳子軍

士桑宏遷毆傷相州録事參軍親從兵馬使安虔走馬衙宰相前導宏遷罪死虔決杖而已重誨已斬延乃請降勑處分明宗不得已從之由是御史諫官無敢言者宰相任圜判三司以其職事與重誨爭不能得圜怒辭疾退居于磁州朱守殷以汴州反重誨遣人矯詔馳至其家殺圜而後白誣圜與守殷通謀明宗皆不能詰也而重誨恐天下議已因取三司積欠二百餘萬請放之冀以悅人而塞責明宗不得已為下詔蠲除之其威福

自出多此類也是時四方奏事皆先白重誨然後聞河南縣獻嘉禾一莖五穗重誨視之曰偽也笞其人而遣之夏州李仁福進白鷹重誨却之明日白曰陛下詔天下毋得獻鷹鷂而仁福違詔獻鷹臣已却之矣重誨出明宗陰遣人取之以入他日按鷹于西郊戒左右無使重誨知也宿州進白兎重誨曰兎陰且狡雖白何為遂却而不白明宗為人雖寬厚然其性偏執果於殺人馬牧軍使田令方所牧馬瘠而多斃坐劾當死重誨諫曰

使天下聞以馬故殺一軍使是謂貴畜而賤人令方因得減死明宗遣回鶻侯三馳傳至其國侯三至醴泉縣縣素僻無驛馬其令劉知章出獵不時給馬侯三遽以聞明宗大怒械知章至京師將殺之重誨從容為言知章乃得不死其盡忠補益亦此類也重誨既以天下為已任遂欲內為社稷之計而外制諸侯之彊然其輕信韓玫之譖而絕錢鏐之臣徒陷彥温於死而不能去潞王之患李嚴一出而知祥貳仁矩未至而董璋叛四方

騷動師旅並興如投膏止火適足速之此所謂獨見之慮禍釁所生也錢鏐據有兩浙號兼吳越而王自梁及莊宗常異其禮以羈縻臣屬之而已明宗即位鏐遣使朝京師寓書重誨其禮慢重誨怒未有以發乃遣其嬖吏韓玫副供奉官烏昭遇復使於鏐而玫恃重誨勢數凌辱昭遇因醉使酒以馬箠擊之鏐欲奏其事昭遇以為辱國固止之及玫還反譖於重誨曰昭遇見鏐舞蹈稱臣而以朝廷事私告鏐昭遇坐死御史獄乃下制削

奪鏐官爵以太師致仕於是錢氏遂絶於唐矣潞王從珂為河中節度使重誨以謂從珂非李氏子後必為國家患乃欲陰圖之從珂閲馬黄龍莊其牙内指揮使楊彦温閉城以叛從珂遣人謂彦温曰我遇汝厚何苦而反邪報曰彦温非叛也得樞密院宣請公趣歸朝廷耳從珂走虞鄉馳騎上變明宗疑其事不明欲究其所以乃遣殿直都知范温以金帶襲衣金鞍勒馬賜彦温拜彦温絳州刺史以誘致之重誨固請用兵明宗不得已

乃遣侍衛指揮使樂彦稠西京留守索自通率兵討之而戒曰為我生致彦温吾將自訊其事彦稠等攻破河中希重誨旨斬彦温以滅口重誨率羣臣稱賀明宗大怒曰朕家事不了卿等不合致賀從珂罷鎮居清化里第重誨數諷宰相言從珂失守宜得罪馮道因白請行法明宗怒曰吾兒為姦人所中事未辨明公等出此言是不欲容吾兒人間邪趙鳳因言春秋責帥之義所以勵為臣者明宗曰皆非公等意也道等惶恐而退居數

曰道等又以為請明宗顧左右而言他明日重誨乃自論列明宗曰公欲如何處置我即從公重誨曰此父子之際非臣所宜言惟陛下裁之明宗曰吾為小校時衣食不能自足此兒為我擔石灰拾馬糞以相養活今貴為天子獨不能庇之邪使其杜門私第亦何與公事重誨由是不復敢言孟知祥鎮西川董璋鎮東川二人皆有異志重誨每事裁抑務制其姦心凡兩川守將更代多用己所親信必以精兵從之漸令分戍諸州以虞緩

急二人覺之以為圖已益不自安既而遣李嚴為西川監軍知祥大怒即日斬嚴又分閬州為保寧軍以李仁矩為節度使以制璋且削其地璋以兵攻殺仁矩二人遂皆反唐兵戍蜀者積三萬人其後知祥殺璋兼據兩川而唐之精兵皆陷蜀初明宗幸汴州重誨建議欲因以伐吳而明宗難之其後户部尚書李鏻得吳諜者言徐知誥欲舉吳國以稱藩願得安公一言以為信鏻即引諜者見重誨重誨大喜以為然乃以玉帶與諜者使

遺知誥為信其直千緡初不以其事聞其後逾年知誥之問不至始奏貶鏻行軍司馬已而捧聖都軍使李行德十將張儉告變言樞密承旨李虔徽語其客邉彥温云重誨私募士卒繕治兵器欲自伐吳又與諜者交私明宗以問重誨重誨惶恐請究其事明宗初頗疑之大臣左右皆為之辨既而少解始告重誨以彥温之言因廷詰彥温具伏其詐於是君臣相顧泣下彥温行德儉皆坐族誅重誨因求解職明宗慰之曰事已辨慎無措

之胸中重誨論請不已明宗怒曰放卿去朕不患無人顧武德使孟漢瓊至中書趣馮道等議代重誨者馮道曰諸君苟惜安公使得罷去是紓其禍也趙鳳以為大臣不可輕動遂以范延光為樞密使而重誨居職如故董璋等反遣石敬塘討之而西川險阻糧運甚艱每費一石而致一斗自關以西民苦輸送往往亡聚山林為盜賊明宗謂重誨曰事勢如此吾當自行重誨曰此臣之責也乃請行關西之人聞重誨來皆已恐動而重誨

日馳數百里遠近驚駭督趣糧運日夜不絶斃踣道路者不可勝數重誨過鳳翔節度使朱宏昭延之寢室使其妻子奉事左右甚謹重誨酒酣為宏昭言昨被讒構幾不自全賴人主聖明得保家族因感歎泣下重誨去宏昭馳騎上言重誨怨望不可令至行營恐其生事而宣徽使孟漢瓊自行營使還亦言西人震駭之狀因述重誨過惡重誨行至三泉被召還過鳳翔宏昭拒而不納重誨懼馳趨京師未至拜河中節度使重誨巳罷希

旨者爭求其過宦者安希倫坐與重誨交私嘗為重誨
陰伺宮中動息事發棄市重誨益懼因上章告老以太
子太師致仕而以李從璋為河中節度使遣藥彥稠率
兵如河中虞變重誨二子崇緒崇贊宿衛京師聞制下
即日奔其父重誨見之驚曰二渠安得來已而曰此非
渠意為人所使耳吾以一死報國餘復何言乃械送二
子于京師行至陜州下獄明宗又遣翟光業至河中視
重誨去就戒曰有異志則與從璋圖之又遣宦者使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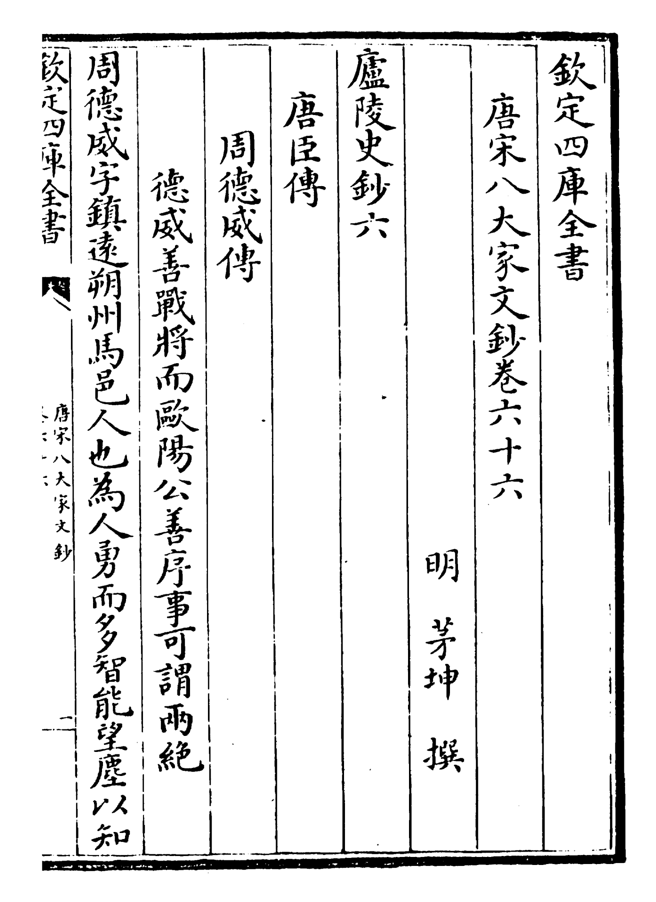
重誨使者見重誨號泣不已重誨問其故使者曰人言
公有異志朝廷遣藥彦稠率兵至矣重誨曰吾死未塞
責遽勞朝廷興師以重明主之憂光業至從璋率兵圍
重誨第入拜于庭重誨降而答拜從璋以檛擊其首重
誨妻走抱之而呼曰令公死未晚何遽如此又擊其首
夫妻皆死流血盈庭從璋檢責其家貲不及數千緡而
已明宗下詔以其絕錢鏐致孟知祥董璋反及議伐吳
以為罪并殺其二子其餘子孫皆免重誨得罪知其必

死歟曰我固當死但恨不與國家除去潞王此其恨也嗚呼官失其職久矣予讀梁宣底見敬翔李振為崇政院使凡承上之旨宣之宰相而奉行之宰相有非其見時而事當上決者與其被旨而有所復請者則具記事而入因崇政使以聞得旨則復宣而出之梁之崇政使乃唐樞密之職蓋出納之任也唐常以宦者為之至梁戒其禍始更用士人其備顧問參謀議于中則有之未始專行事于外也至崇韜重誨為之始復唐樞密之名

然權侔于宰相矣後世因之遂分爲二文事任宰相武

事任樞密樞密之任旣重而宰相自此失其職也

唐宋八大家文鈔卷六十五





唐宋八大家文鈔卷六十六

明 茅坤 撰

廬陵史鈔六

唐臣傳

周德威傳

德威善戰將而歐陽公善序事可謂兩絶

周德威字鎮遠朔州馬邑人也為人勇而多智能望塵以知

敵數其狀貌雄偉笑不改容人見之凜如也事晉王為騎將稍遷鐵林軍使從破王行瑜以功遷內衙指揮使其小字陽五當梁晉之際周陽五之勇聞天下梁軍圍晉太原下令軍中曰能生得周陽五者為刺史有驍將陳章者號陳野义常乘白馬被朱甲以自異出入陣中求周陽五欲必生致之晉王戒德威曰陳野义欲得汝以求刺史見白馬朱甲者宜善備之德威笑曰陳章好大言耳安知刺史非臣作邪因戒其部兵曰見白馬朱甲者當佯走以避之兩軍皆陣德威微服

雜卒伍中陳章出挑戰兵始交德威部下見白馬朱甲者因退走章果奮矟急追之德威伺章已過揮鐵鎚擊之中章墮馬遂生擒之梁攻燕燕晉遣德威將五萬人為燕攻梁取潞州遷代州刺史内外蕃漢馬步軍都指揮使梁軍搶燕攻潞圍以夾城潞州守將李嗣昭閉城距守而德威與梁軍相持於外踰年嗣昭與德威素有隙晉王病且革語莊宗曰梁軍圍潞而德威與嗣昭有隙吾甚憂之王喪在殯莊宗新立殺其叔父克寧國中未定而晉

之重兵悉屬德威于外晉人皆恐莊宗使人以喪及克寧之難告德威且召其軍德威聞命即日還軍太原留其兵城外徒步而入伏梓宮前慟哭幾絶晉人乃安遂從莊宗復擊梁軍破夾城與李嗣昭歡如初以破夾城功拜振武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天祐七年秋梁遣王景仁將魏滑汴宋等兵七萬人擊趙趙王王鎔乞師于晉晉遣德威先屯趙州冬梁軍至于柏鄉趙人告急莊宗自將出贊皇會德威于石橋進距柏鄉五里營

于野河北晉兵少而景仁所將神威龍驤拱宸等軍皆梁精兵人馬鎧甲飾以組繡金銀其光燿日晉軍望之色動德威勉其衆曰此汴宋傭販兒徒飾其外耳其中不足懼也其一甲之直數十千得之適足為吾資無徒望而愛之當勉以往取之退而告于莊宗曰梁兵甚銳未可與爭宜少退以待之莊宗曰吾提孤軍出千里其利速戰令不乘勢急擊之使敵知吾之衆寡則吾無所施矣德威曰不然趙人能城守而不能野戰吾之取勝

利在騎兵平川廣野騎兵之所長也今吾軍于河上迫賊營門非吾用長之地也莊宗不悅退卧帳中諸將無敢入見德威謂監軍張承業曰王怒老兵不速戰者非怯也且吾兵少而臨賊營門所恃者一水隔耳使梁得舟梯渡河吾無類矣不如退軍鄗邑誘敵出營擾而勞之可以策勝也承業入言曰德威老將知兵願無忽其言莊宗遽起曰吾方思之耳已而德威獲梁游兵問景仁何為曰治舟數百將以為浮梁德威引與俱見莊宗

笑曰果如公所料乃退軍鄗邑德威晨遣三百騎叩梁營挑戰自以勁兵三千繼之景仁怒悉其軍以出與德威轉鬬數十里至于鄗南兩軍皆陣梁軍横亘六七里汴宋之軍居西魏滑之軍居東莊宗策馬登高望而喜曰平原淺草可前可却真吾之勝地也乃使人告德威曰吾當為公先公可繼進德威持馬諫曰梁軍輕出而遠來與吾轉戰其來必不暇齎糧糗縱其能齎亦不暇食不及日午人馬俱饑因其將退而擊之勝諸將亦皆

以為然至未申時梁軍東偏塵起德威鼓譟而進麾其西偏曰魏滑軍走矣又麾其東偏曰梁軍走矣梁陣動不可復整乃皆走遂大敗自鄗追至柏鄉横尸數十里景仁以十餘騎僅而免自梁與晉爭凡數十戰其大敗未嘗如此劉守光僭號於燕晉遣德威將兵三萬出飛狐以擊之德威入祁溝關取涿州遂圍守光于幽州破其外城守光閉門距守而晉軍盡下燕諸州縣獨幽州不下圍之踰年乃破之以功拜盧龍軍節度使德威雖

為大將而常身與士卒馳騁於矢石之間守光驍將單廷珪望見德威於陣曰此周陽五也乃挺槍馳騎追之德威佯走度廷珪垂及側身少却廷珪馬方馳不可止縱其少過奮檛擊之廷珪墜馬遂見擒莊宗與劉鄩相持于魏鄩夜潛軍出黄澤關以襲太原德威自幽州以千騎入土門以躡之鄩至樂平遇雨不得進而還德威與鄩俱東爭趨臨清臨清有積粟且晉軍餉道也德威先馳據之以故莊宗卒能困鄩軍而敗之莊宗勇而好

戰尤銳於見敵德威老將常務持重以挫人之鋒故其用兵常伺敵之隙以取勝十五年德威將燕兵三萬人與鎮定等軍從莊宗于河上自麻家渡進軍臨濮以趨汴州軍宿胡柳陂黎明候騎報曰梁軍至矣莊宗問戰於德威德威對曰此去汴州信宿而近梁軍父母妻子皆在其中而梁人家國繫此一舉吾以深入之兵當其必死之戰可以計勝而難與力爭也且吾軍先至此糧爨具而營栅完是謂以逸待勞之師也王宜按軍無動

而臣請以騎軍擾之使其營栅不得成樵爨不暇給因其勞乏而乘之可以勝也莊宗曰吾軍河上終日俟敵今見敵不擊復何為乎顧李存審曰公以輜重先吾為公殿遽督軍而出德威謂其子曰吾不知死所矣前遇梁軍而陣王軍居中鎮定之軍居左德威之軍居右而輜重次右之西兵已接莊宗率銀槍軍馳入梁陣梁軍小敗犯晉輜重輜重見梁朱旗皆驚走入德威軍德威軍亂梁軍乘之德威父子皆戰死莊宗與諸將相持而

哭曰吾不聽老將之言而使其父子至此莊宗即位贈

德威太師明宗時加贈太尉配享莊宗廟晉高祖追封

德威燕王子光輔官至刺史

晉之輜重見梁兵之敗而入也而即望見梁朱

旗而走遂及於敗此事與韓信之拔趙幟立漢

赤幟同故曰兵貴嚴重始不可敗

符存審傳

符存審字德詳陳州宛丘人也初名存少微賤嘗犯法

當死臨刑指旁壞垣顧主者曰願就死于彼冀得垣土覆尸主者哀而許之為徙垣下而主將方飲酒顧其愛妓思得善歌者佐酒妓言有符存常為妾歌甚善主將馳騎召存審而存審以徙垣下故未加刑因往就召使歌而悅之存審因得不死其後事李罕之從罕之歸晉晉王以為義兒軍使賜姓李氏名存審從晉王擊李匡儔為前鋒破居庸關又從擊王行瑜破龍泉寨以功遷檢校左僕射從李嗣昭攻汾州執李瑭還左右廂步軍

都指揮使又從嗣昭攻潞州降丁會從周德威破梁夾城遷忻州刺史蕃漢馬步軍都指揮使晉趙攻燕梁救燕擊趙深州團楢縣存審與史建瑭軍下博擊走梁軍遷領邢州團練使魏博叛梁降晉存審為前鋒屯臨清莊宗入魏存審殿軍魏縣與劉鄩相距於莘西從莊宗敗鄩於故元城閻寶以邢州降乃以存審為安國軍節度使毛璋以滄州降徙存審横海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契丹圍幽州是時晉與梁相持河上欲發兵兵少欲

勿救懼失之莊宗疑以問諸將而存審獨以為當救曰願假臣騎兵五千足矣乃遣存審分兵救之卒擊走契丹從戰胡柳陂晉軍晨敗亡周德威存審與其子彥圖力戰暮復敗梁軍于土山遂取德勝築河南北為兩城晉人謂之夾寨還內外蕃漢馬步軍總管梁朱友謙以河中同州降晉梁遣劉鄩攻同州友謙求救乃遣存審與李嗣昭救之河中兵少而弱梁人素易之且不虞晉軍之速至也存審選精騎二百雜河中兵出擊鄩壘陽

敗而走鄩兵追之晉騎反擊獲其騎兵五十梁人知其晉軍也皆大驚然河中糧少而新降人心頗持兩端晉軍乜朝邑諸將皆欲速戰存審曰使梁軍知吾利於速戰則將夾渭而營斷我餉道以持久困我則我進退不可敗之道也不若緩師示弱伺隙出竒可以取勝乃按軍不動居旬日望氣者言有黑氣狀如鬬雞存審曰可以一戰矣乃進軍擊鄩大敗之鄩閉壁不復出存審曰鄩兵已敗不如逸之乃休士卒遣裨將王建及牧馬于

沙苑郢以謂晉軍且懈乃夜遯去存審追擊于渭河又大敗之張文禮殺趙王王鎔晉遣閻寶李嗣昭等攻之至輒戰死最後遣存審破之存審為將有機略大小百餘戰未嘗敗衂與周德威齊名德威死晉之舊將獨存審在契丹攻遮虜乃以存審為盧龍軍節度使時存審已病辭不肯行莊宗使人慰諭彊遣之莊宗滅梁入洛存審自以身為大將不得與破梁之功怏怏疾益甚因請朝京師是時郭崇韜權位已重然其名望素出存審

下不樂其來而加已上因沮其事存審妻郭氏泣訴于崇韜曰吾夫於國有功而與公鄉里之舊奈何忍令死棄窮野崇韜愈怒存審章累上輒不許存審伏枕嘆曰老夫事二主四十年今日天下一家四夷遠俗至於亡國之將射鉤斬袪之人皆得親見天子奉觴為壽而獨予棄死於此豈非命哉崇韜度存審病已亟乃請許其來朝徙存審宣武軍節度使卒于幽州臨終戒其子曰吾少提一劍去鄉里四十年間取將相然履鋒冒刃出

死入生而得至此也因出其平生身所中矢鏃百餘而示之曰爾其勉哉存審三子彥超彥饒彥卿

史建瑭傳

史建瑭鴈門人也晉王為鴈門節度使其父敬思為九府都督從晉王入關破黃巢復京師擊秦宗權于陳州常將騎兵為先鋒晉王東追黃巢于宛朐還過梁軍其城北梁王置酒上源驛獨敬思與薛鐵山賀回鶻等十餘人侍晉王醉留宿梁驛梁兵夜圍而攻之敬思登驛

樓射殺梁兵十餘人會天大雨晉王得與從者俱去絕
尉氏門以出而敬思為梁追兵所得見殺建瑭少事軍
中為裨校自晉降丁會與梁相距於潞州建瑭已為晉
兵先鋒梁兵數為建瑭所殺相戒常避史先鋒梁遣王
景仁攻趙晉軍救趙建瑭以先鋒兵出井陘戰于柏鄉
梁軍為方陣分其兵為二汴宋之軍居左魏滑之軍居
右周德威擊其左建瑭擊其右梁軍皆走遂大敗之以
功加檢校左僕射天祐九年晉攻燕燕王劉守光乞師

于梁梁太祖自將擊趙圍棗彊蓨縣是時晉精兵皆北
攻燕獨符存審與建瑭以三千騎屯趙州梁軍已破棗
彊存審扼下溥橋建瑭分其麾下五百騎為五隊一之
衡水一之南宮一之信都一之阜城而自將其一約各
取梁芻牧者十人會下博至暮擒梁兵數十皆殺之各
留其一人縱使逸去告之曰晉王軍且大至明日建瑭
卒百騎為梁旗幟雜其芻收者暮叩梁營殺其守門卒
縱火大呼斬擊數十百人而梁芻牧者所出各遇晉兵

有所亡失其縱而不殺者歸而皆言晉軍且至梁太祖夜拔營去脩縣人追擊之梁軍棄其輜重鎧甲不可勝計梁太祖方病由是增劇而晉軍以故得并力以收燕者二人之力也後從莊宗入魏博敗劉鄩於故元城累以功歷貝相二州刺史十八年晉軍討張文禮於鎮州建瑭以先鋒兵下趙州執其刺史王鋋兵傅鎮州建瑭攻其城門中流矢卒年四十三

建瑭分五百騎為五隊散入五縣於以各擭梁

之蜀牧人者什殺其九而各縱其一以歸而亂梁之軍於以拔梁之營而追擊之吾不意五代時有戰將若此而歐陽公所當叙事處亦不下太史公之叙李廣傳也可愛可愛

王建及傳

篇中叙用兵處可喜

王建及許州人也少事李罕之從罕之奔晉為匡衛指揮使梁晉戰柏鄉相距鄗邑野河上鎮定兵扼河橋梁

兵急擊之莊宗登高望見鎮定兵將敗顧建及曰橋為梁奪則吾軍危矣奈何建及選二百人馳擊梁兵梁兵敗解去從戰莘縣故元城皆先登陷陣以功累拜遼州刺史將銀槍效節軍晉攻楊劉建及躬自負葭葦堙塹先登拔之從戰胡柳晉兵已敗與梁爭土山梁兵先至登山而陣莊宗至山下望梁陣堅而整呼其軍曰今日之戰得山者勝因馳騎犯之建及以銀槍軍繼進梁兵下走陣山西晉兵遂得土山諸將皆言潰兵未集且暮不

可戰閻寶曰彼陣山上吾在其下尚能擊之況以高而擊下不可失也建及以為然因白莊宗曰請登高望臣破敵即呼其衆曰今日所失輜重皆在山西盍往取之即馳犯梁陣梁兵大敗晉遂軍德勝為南北城于河上梁將賀瓌攻其南城以竹笮維戰艦于河晉兵不得渡南城危甚莊宗積金帛於軍門募能破梁戰艦者至於吐火禁以莫不皆有建及重鎧執稍呼曰梁晉一水間耳何必巧為吾今破之矣即以大甕積薪自上流縱火

焚梁戰艦建及以二舟載甲士隨之斧其竹笮梁兵皆走晉軍乃得渡救南城壞圍解去自莊宗得魏博建及將銀槍效節軍建及為將喜以家資散士卒莊宗遣宦官韋令圖監其軍令圖言建及得士心懼有異志不可令典牙兵即以為代州刺史建及怏怏而卒年五十七

元行欽傳

看行欽與莊宗君臣兩相慊慨兩相悲歌處生色可睹

元行欽幽州人也為劉守光裨將守光篡其父仁恭使行欽以兵攻仁恭於大安山而囚之又使行欽害諸兄弟其後晉攻幽州守光使行欽募兵雲朔閒是時明宗掠地山北與行欽相拒廣邉軍凡八戰明宗七射中行欽行欽拔矢而戰亦射明宗中股行欽屢敗乃降明宗撫其背而餘以酒曰壯士也因養以為子常從明宗戰數立功莊宗已下魏益選驍將自衛聞行欽驍勇取之以為散員都部署賜姓名曰李紹榮莊宗好戰而輕敵

與梁軍戰潘張軍敗而潰莊宗得三四騎馳去梁兵數百追及攢矟圍之行欽望其旗而識之馳一騎奮劍斷其二矛斬首一級梁兵解去莊宗還營持行欽泣曰富貴與卿共之由是寵絕諸將拜忻州刺史遷武寧軍節度使莊宗宴羣臣於內殿酒酣樂作道平生戰陣事以為笑樂而怪行欽不在因左右顧視曰紹榮安在所司奏曰奉勑宴使相紹榮散官不得與也莊宗罷會不樂明日即拜行欽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自此不召羣臣入

内殿但宴武臣而已趙在禮反於魏莊宗方選大將擊之劉皇后曰此小事可趣紹榮指揮乃以行欽為鄴都行營招撫使將二千人討之行欽攻鄴南門以詔書招在禮在禮遂羊酒犒軍登城謂行欽曰將士經年離去父母不取敕旨奔歸上貽聖憂追悔何及若公善為之辭尚能改過自新行欽曰天子以汝等有社稷之功小過必當赦宥在禮再拜以詔書示諸軍皇甫暉從旁奪詔書壞之軍士大譟行欽具以聞莊宗大怒勅行欽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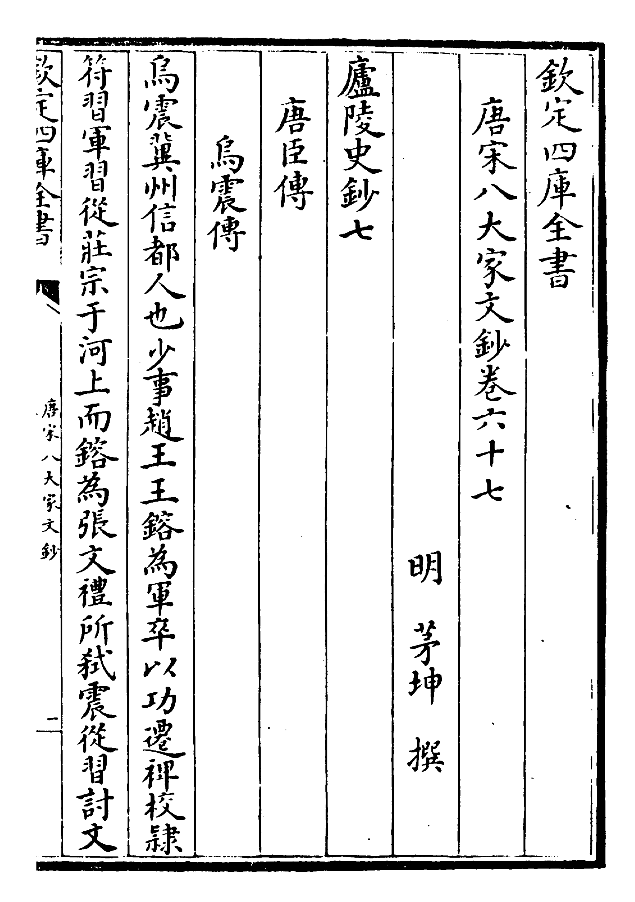
城之日無遺種乃益名諸鎮兵皆屬行欽行欽屯澶州分諸鎮兵為五道毁民車輪門扉屋椽為筏渡長慶河攻冠氏門不克是時邢洺諸州相繼皆叛而行欽攻鄴無功莊宗欲自將以往羣臣皆諫止乃遣明宗討之明宗至魏軍城西行欽軍城南而明宗軍變入于魏與在禮合行欽聞之退屯衛州以明宗反聞莊宗遣金槍指揮使李從璟馳詔明宗計事從璟明宗子也行至衛州而明宗已反行欽乃縶從璟將殺之從璟請還京師乃

許之明宗自魏縣引兵南行欽率兵趨還京師從莊宗
幸汴州行至榮澤聞明宗已渡黎陽莊宗復遣從璟通
問于明宗行欽以為不可因擊殺從璟明宗入汴州莊
宗至萬勝鎮不得進與行欽登道旁冢置酒相顧泣下
有野人獻雉問其冢名野人曰愁臺也莊宗益不悅因
罷酒去西至石橋置酒野次莊宗謂行欽曰卿等從我
久富貴急難無不同也今茲危蹙而默默無言坐視成
敗我至滎澤欲單騎渡河自求總管卿等各陳利害今

日俾我至此御等何如行欽泣而對曰臣本小人蒙陛下撫養位至將相危難之時不能報國雖死無以塞責因與諸將百餘人皆辮髻斷髮置之于地誓以死報君臣相持慟哭莊宗還洛陽數日復幸汜水郭從謙反莊宗崩行欽出奔行至平陸為野人所執送虢州刺史石潭折其兩足載以檻車送京師明宗見之罵曰我兒何負於爾行欽瞋目直視曰先皇帝何負於爾乃斬于洛陽市市人皆為之流涕

嗚呼死之所以可貴者以其義不茍生爾故曰主在與在主亡與亡者社稷之臣也方明宗之兵變于魏諸將未知去就而行欽獨以反聞又殺其子從璟至于斷髮自誓其誠節有足嘉矣及莊宗之崩不能自決而反逃死以求生終於被執而見殺其言雖不屈而死非其志也烏足貴哉

唐宋八大家文鈔卷六十六





# 唐宋八大家文鈔卷六十七

明 茅坤 撰

## 廬陵史鈔七

### 唐臣傳

#### 烏震傳

烏震冀州信都人也少事趙王王鎔為軍卒以功遷裨校隷符習軍習從莊宗于河上而鎔為張文禮所弑震從習討文

禮而家在趙文禮執震母妻及子十餘人以招震震不顧文禮乃皆斷其手鼻割而不殊縱至習軍軍中皆不忍正視震一慟而止憤激自勵身先士卒晉軍破鎮州震以功拜刺史歷深趙二州震為人純質少好學通左氏春秋喜作詩善書及為刺史以廉平為政有聲遷冀州刺史兼北面水陸轉運使明宗聞其名擢拜河北道副招討使領寧國軍節度使代房知温戍于盧臺軍始至而戍兵龍晊等作亂見殺贈太師

嗚呼忠孝以義則兩得吾既已言之矣若烏震者可謂

忠乎甚矣震之不思也夫食人之禄而任人之事事有任專其責而其國之利害由已之為不為為之雖利於國而有害於其親者猶將辭其禄而去之矧其事衆人所皆可為而不在專已又其為與不為國之利害不繫焉者如是而不顧其親雖不以為利猶曰不孝况因而利之乎夫能事其親以孝然後能事其君以忠若烏震者可謂大不孝矣尚何有于忠哉

張延朗傳

張延朗汴州開封人也事梁以租庸使爲鄆州糧料使明宗克鄆州得延朗復以爲糧料使後徙鎮宣武成德以爲元從孔目官明宗即位爲莊宅使宣徽北院使忠武軍節度使長興元年拜三司使唐制户部度支以本司郎中侍郎判其事而有鹽鐵轉運使其後用兵以國計爲重遂以宰相領其職乾符以後天下喪亂國用愈空始置租庸使用兵無常隨時調斂兵罷則止梁興始置租庸使領天下錢穀廢度支户部鹽鐵之官莊宗滅

梁因而不改明宗入立誅租庸使孔謙而廢其使職以大臣一人判户部度支鹽鐵號曰判三司延朗因請置三司使事下中書中書用唐故事拜延朗特進工部尚書充諸道鹽鐵轉運等使兼判户部度支事詔以延朗充三司使班在宣徽使下三司置使自此始延朗號為有心計以三司為己任而天下錢穀亦無所建明明宗常出遊幸召延朗共食延朗不至附使者報曰三司事忙無暇聞者笑之歷泰寧雄武軍節度使廢帝以為吏

部尚書兼中書門下平章事判三司晉高祖有異志三司財貨在太原者延朗悉調取之高祖深以為恨晉兵起廢帝欲親征而心畏高祖遲疑不決延朗與劉延朗等勸帝必行延朗籍諸道民為丁及括其馬丁馬未至晉兵入京師高祖得延朗殺之

李嚴傳

李嚴幽州人也初名讓坤事劉守光為刺史後事莊宗為客省使嚴為人明敏多藝能習騎射頗知書而辯同

光三年使于蜀爲王衍陳唐興復功德之盛音辭清亮蜀人聽之皆悚動衍樞密使宋光嗣白嚴置酒從容問中國事嚴對曰前年天子建大號于鄴宮自鄆趨汴定天下不旬日而梁之降兵猶三十萬東漸于海西極甘涼北慴幽陵南踰閩嶺四方萬里莫不臣妾而淮南楊氏承累世之彊鳳翔李公恃先朝之舊皆遣子入侍稽首稱藩至于荆湖吳越修貢賦效珍奇願自北于列郡者至無虛月天子方懷之以德而震之以威天下之勢

不得不一也光嗣曰荆湖吳越非予所知若鳳翔則蜀之姻親也其人反覆其可信乎又聞契丹日益彊盛大國其可無慮乎嚴曰契丹之彊孰與偽梁光嗣曰比梁差劣耳嚴曰唐滅梁如拉朽况其不及乎唐兵布天下發一鎮之衆可以滅冦使無類然而天生四夷不在九州之内自前古王者皆存而不論葢不欲窮兵黷武也蜀人聞嚴應對愈益竒之是時蜀之君臣皆庸暗而恃險自安窮極奢僭嚴自蜀還具言可取之狀初莊宗遣

嚴以名馬入蜀市珍奇以充後宮而蜀法嚴禁以奇貨出劍門其非奇物而出者名曰入草物由是嚴無所得而還惟得金二百兩地衣毛布之類莊宗聞之大怒曰物歸中國謂之入草物王衍其能免為入草人乎於是決議伐蜀冬魏王繼岌西伐以嚴為三川招討使與康延孝以兵五千先行所過州縣皆迎降延孝至漢州王衍告曰得李嚴來即降衆皆謂伐蜀之謀自嚴始而衍怨嚴深不宜往嚴聞之喜即馳騎入益州衍見嚴以妻母

為託即日以蜀降嚴還明宗以為泗州防禦使客省使
如故其後孟知祥倔彊於蜀安重誨稍裁抑之思有以
制知祥者嚴乃求為西川兵馬都監將行其母曰汝前
啓破蜀之謀今行其以死報蜀人矣嚴不聽初嚴與知
祥同事莊宗時知祥為中門使嚴嘗有過莊宗怒甚命
斬之知祥戒行刑者少緩入白莊宗曰嚴小過不宜以
喜怒殺人恐失士大夫心莊宗怒稍解命知祥監笞嚴
二十而釋之知祥雖與嚴有舊恩而惡其來蜀人聞嚴

來亦皆惡之嚴至知祥置酒從容問嚴曰朝廷以公來邪公意自欲來邪嚴曰君命也知祥發怒曰天下藩鎮皆無監軍安得爾獨來此此乃孺子熒惑朝廷爾即擒斬之明宗不能詰也知祥由此遂反

劉延朗傳

劉延朗等五人擁廢帝為亂已而遂及與廢帝俱亡中所托張濛事神一節尤為昏騃歐公序次其事明爽可為鑒戒予故録而出之

劉延朗宋州虞城人也初廢帝起於鳳翔與共事者五人節度判官韓昭胤掌書記李專美牙將宋審虔客將房暠而延朗為孔目官初愍帝即位徙廢帝為北京留守不降制書遣供奉官趙處愿促帝上道帝疑惑召昭胤等計議昭胤等皆勸帝反由是事無大小皆此五人謀之而暠又喜鬼神巫祝之說有瞽者張濛自言事太白山神神魏崔浩也其言吉凶無不中暠素信之甞引濛見帝聞其語聲驚曰此非人臣也暠使濛問於神神

傳語曰三珠併一珠驢馬没人驅歲月甲庚午中興戊己土曷不曉其義使問濛濛曰神言如此我能傳之不能解也帝即以濛為館驛廵官帝將反而兵少又乏食由此甚懼使曷問濛濛傳神語曰王當有天下可無憂於是決反使卑美作檄書言朱宏昭馮贇幸明宗病殺秦王而立愍帝帝年少小人用事離間骨肉將問罪於朝遣使者馳告諸鎮皆不應獨隴州防禦使相里金遣其判官薛文遇計事帝得文遇大喜而延朗調率城中

民財以給軍王思同率諸鎮兵圍鳳翔廢帝懼又遣嵩
閗神神曰王兵少東兵來所以迎王也已而東兵果叛
降于帝帝入京師即位之日受冊明宗柩前冊曰維應
順元年歲次甲午四月庚午朔帝回顧嵩曰張濛神言
豈不驗哉由是嵩益見親宿而專以巫祝用事帝既立
以昭胤為左諫議大夫端明殿學士専美為比部郎中
樞密院直學士審虔為皇城使嵩為宣徽北院使延朗
為莊宅使久之以昭胤嵩為樞密使延朗為副使審虔

為侍衛步軍都指揮使而薛文遇亦為職方郎中樞密院直學士由是審虔將兵專美文遇主謀議而昭胤曷及延朗掌機密初帝與晉高祖俱事明宗而心不相悦帝既入立高祖不得已來朝而心頗自疑欲求歸鎮且難言之乃陽為羸疾灸灼滿身冀帝憐而遣之延朗等多言敬塘可留京師昭胤專美曰敬塘與趙延壽皆尚唐公主不可獨留乃復授高祖河東而遣之是時契丹數寇北邊以高祖為大同振武威塞彰國等軍蕃漢馬

步軍都總管屯于忻州而邑兵忽變擁高祖呼萬歲高祖懼斬三十餘人而後止於是帝益疑之是時高祖悉握精兵在北饋運芻糧遠近勞弊帝與延朗等日夕謀議而專美文遇迭宿中興殿廬召見訪問常至夜分而罷是時高祖弟重胤為皇城副使而石氏公主母曹太后居中因得伺帝動静言語以報高祖高祖益自危懼每帝遣使者勞軍即陽為羸疾不自堪因數求解總管以探帝心是時帝母魏氏追封宣憲皇太后而墓在太

原有司議立寢宫高祖建言陵與民家墓相雜不可立
宫帝疑高祖欲毁民墓爲國取怨帝由此發怒罷高祖
總管徙鎮鄆州延朗等多言不可而司天趙延義亦言
天象失度宜安靜以弭災其事遂止後月餘文遇獨直
帝夜名之語罷敬塘事文遇曰臣聞作舍道邊三年不
成國家之事斷在陛下且敬塘徙亦反不徙亦反遲速
爾不如先事圖之帝大喜曰術者言朕今年當得一賢
佐以定天下卿其是邪乃令文遇手書除目夜半下學

士院草制明日宣制文武兩班皆失色居五六日敬塘以反聞敬塘上書言帝非明宗子而許王從益次當立帝得書大怒手壞而投之召學士馬胤孫為答詔曰宜以惡語詆之延朗等請帝親征帝心憂懼常惡言敬塘事每戒人曰爾無說石郎令我心膽墮地由此不欲行而延朗等屢迫之乃行至懷州帝夜召李崧問以計策文遇不知而繼至帝見之色變崧躡其足文遇乃出帝曰我見文遇肉顫遽欲抽刀刺之崧曰文遇小人致誤

大事刺之益醜乃已是時契丹已立敬塘為天子以兵而南帝惶惑不知所之遣審虔將千騎至白司馬坡踏戰地審虔曰何地不堪戰雖有其地何人肯立于此不如還也帝遂還自焚高祖入京師延朗等六人皆除名為民初延朗與暠並掌機密延朗專任事諸將當得州者不以功次為先後納賂多者得善州少及無賂者得惡州或久而不得由是人人皆怨暠心惡之而不能爭也但日飽食高枕而已每延朗議事則垂頭陽睡不省

及晉兵入延朗以一騎走南山過其家指而嘆曰吾積錢三十萬于此不知何人取之遂為追兵所殺晉高祖聞曷常不與延朗事哀之後復以為將歳餘卒專美事晉為大理卿開運中卒當晉之將趣廢帝以昭肩為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出為河陽節度使與審虔文遇皆不知所終

嗚呼禍福成敗之理可不戒哉張濛神言驗矣然馬知其不為禍也予之所記大抵如此覽者可以深思焉廢

帝之起所與圖議者此五六人而已考其逆順之理雖有智者為之謀未必能不敗況如此五六人者哉故并述以附延朗見其終始之際云

康義誠傳

康義誠字信臣代北三部落人也以騎射事晉王莊宗時為突騎指揮使從明宗討趙在禮至魏而軍變義誠前陳莊宗過失勸明宗南嚮明宗即位遷捧聖指揮使領汾州刺史從破朱守殷遷侍衛親軍馬步軍都指揮

使領河陽三城節度使出為山南東道節度使復為親軍都指揮使領河陽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事秦王從榮素驕自為河南尹典六軍拜大元帥唐諸大臣皆懼禍及思自脫獨義誠心結之遣其子事秦王府明宗病從榮謀以兵入宫唐大臣朱宏昭馮贇等皆以為不可而義誠獨持兩端從榮已舉兵至天津橋宏昭等入以反白明宗涕泣召義誠使自處置而義誠卒不出兵馬軍指揮使朱宏實以兵擊從榮從榮敗走見殺三司使孫

岳嘗為馮贇言從榮必敗之狀義誠聞而不悅及從榮死義誠始引兵入河南府召岳檢閱從榮家貲岳至義誠乗亂使人射之岳走至通利坊見殺明宗不能詰義誠已殺岳又以從榮故與宏實有隙愍帝即位宏實常以誅從榮功自負義誠心益不平潞王從珂反鳳翔王思同率諸鎮兵圍之興元張虔釗兵叛降從珂思同走諸鎮兵皆潰愍帝大怒謂朱宏昭等曰朕新即位天下事皆出諸公然於事兄未有失節諸公以大計見迫不

能獨違事一至此何方轉禍吾當率左右往迎吾兄遜以位苟不吾信死其所也宏昭等惶恐不能對義誠前曰西帥驚潰主將怯耳今京師兵尚多臣請盡將以西扼關而守招集亡散以為後圖愍帝以為然幸左藏庫親給將士人絹二十匹錢五千是時明宗山陵未畢帑藏空虛軍士負物揚言曰到鳳翔更請一分朱宏實見軍士無鬬志而義誠盡將以西疑其有二心謂義誠曰今西帥小衂而無一騎東者人心可知不如以見兵守

京師以自固彼雖幸勝特得虔劉一軍耳諸鎮之兵在後其敢徑來邪義誠怒曰如此言宏實反矣宏實曰公謂誰欲反邪其聲厲而聞愍帝召兩人訊之兩人爭於前帝不能決遂斬宏實以義誠為招討使悉將禁軍以西愍帝奔衛州義誠行至新安降于從珂清泰元年四月斬于興教門外夷其族

嗚呼五代為國興亡以兵而其軍制後世無足稱焉惟侍衛親軍之號今猶因之而甚重此五代之遺制也然

原其始起微矣及其至也可謂盛哉當唐之末方鎮之兵多矣凡一軍有指揮使一人而合一州之諸軍又有馬步軍都指揮使一人葢其卒伍之長也自梁以宣武軍建國因其舊制有在京馬步軍都指揮使後唐因之至明宗時始更為侍衛親軍馬步軍都指揮使當是時天子自有六軍諸衛之職六軍有統軍諸衛有將軍而又以大臣宗室一人判六軍諸衛事此朝廷大將天子國兵之舊制也而侍衛親軍者天子自將之私兵也推

其名號可知矣天子自為將則都指揮使乃其卒伍之都長耳然自漢周以来其職益重漢有侍衛司獄凡朝廷大事皆決侍衛獄是時史宏肇為都指揮使與宰相樞密使並執國政而宏肇尤專任以至於亡語曰涓涓不絶流為江河熒熒不滅炎炎奈何可不戒哉然是時方鎮各自有兵天子親軍猶不過京師之兵而已今方鎮名存而實亡六軍諸衛又益以廢朝廷無大將之職而舉天下内外之兵皆屬侍衛司矣則為都指揮使

者其權豈不益重哉親軍之號始於明宗其後又有殿

前都指揮使亦親軍也皆不見其更置之始今天下之

兵皆分屬此兩司矣

# 唐宋八大家文鈔卷六十八

明 茅坤 撰

廬陵史鈔八

唐晉周臣傳

豆盧革傳

中多可觀處

豆盧革父瓚唐舒州刺史豆盧為世名族唐末天下亂革避

地之中山唐亡為王處直掌書記莊宗在魏議建唐國而故唐公卿之族遭亂喪亡且盡以革名家子名為行臺左丞相莊宗即帝位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革雖唐名族而素不學問除拜官吏多失其序常為尚書郎蕭希甫駁正革煩悉之莊宗已滅梁革乃薦韋說為相說唐末為殿中侍御史坐事貶南海後事梁為禮部侍郎革以說能知前朝故事故引以佐已而說亦無學術徒以流品自高是時莊宗內畏劉皇后外惑宦官伶人郭崇韜雖盡忠於國而亦無學術革說俯仰

默默無所為唯諾崇韜而已唐梁之際仕宦遭亂奔亡而
吏部銓文書不完因緣以為姦利至有私鬻告勑亂昭穆
而季父母舅反拜姪甥者崇韜請論以法是時唐新滅
梁朝廷紀綱未立議者以為宜革以漸而崇韜嫉惡大
甚果於必行說革心知其未可而不能有所建言是歲
冬選人吳延皓改亡叔告身行事事發延皓及選吏尹
攻皆坐死尚書左丞判吏部銓崔沂等皆貶說革詣閤
門待罪由是一以新法從事往往以偽濫駁放而斃踣

羈旅號哭道路者不可勝數及崇韜死說乃教選人上書言其事而議者益以罪之是歲大水四方地連震流民殍死者數萬人軍士妻子皆採稆以食莊宗日以責三司使孔謙謙不知所為樞密小吏段徊曰臣嘗見前朝故事國有大故則天子以朱書御札問宰相水旱宰相職也莊宗乃命學士草詔手自書之以問革說革說不能對第曰陛下威德著于四海今西兵破蜀所得珍寶億萬可以給軍水旱天之常道不足憂也革自為相

遺天下多故而方服丹砂鍊氣以求長生嘗嘔血數日幾死二人各以其子為拾遺父子同省人以為非遽改他官而華以說子為弘文館學士說以革子為集賢院學士莊宗崩革為山陵使莊宗已祔廟革以故事當出鎮乃還私第數日未得命而故人賓客趣使入朝樞密使安重誨詬之于朝曰山陵使名尚在不俟改命遽履新朝以我武人可欺邪諫官希旨上疏詆革縱田客殺人說坐與鄰人爭井遂俱罷革貶辰州刺史說溆州刺

史所在馳驛發遣宰相鄭珏任圜三上章請毋行後命不報革復坐請俸私自入說賣官與選人責授革費州司户參軍說夷州司户參軍皆員外置同正員已而竄革陵州說合州皆長流百姓初說嘗以罪竄之南海遇赦還寓江陵與高季興相知及為相常以書幣相問遺唐兵伐蜀季興請以兵入三峽莊宗許之使季興自取夔忠萬歸峽等州為屬郡及破蜀季興無功而唐用他將取五州明宗初即位季興數請五州以為先帝所許

朝廷不得已而與之及革說再敗因以其事歸罪二人天成二年夏詔陵合州刺史監賜自盡革子昇說子濤皆官至尚書郎坐其父廢至晉天福初濤爲尚書膳部員外郎卒

任圜傳

任圜京兆三原人也爲人明敏善談辯見者愛其容止及聞其論議縱橫益皆悚動李嗣昭節度昭義辟圜觀察支使梁兵築夾城圍潞州踰年而晉王薨晉兵救潞

者皆解去嗣昭危甚問圜去就之計圜勸嗣昭堅守以待不可有二心已而莊宗攻破梁夾城聞圜為嗣昭畫守計甚嘉之由是益知名其後嗣昭與莊宗有隙圜數奉使往來辯釋讒搆嗣昭卒免於禍圜之力也嗣昭從莊宗戰胡柳擊敗梁兵圜頗有功莊宗勞之曰儒士亦破體邪仁者之勇何其壯也張文禮弑王鎔莊宗遣嗣昭討之嗣昭戰殁圜代將其軍號令嚴肅既而文禮子處球等閉城堅守不可下圜數以禍福諭鎮人鎮人信

之圍嘗擁兵至城下處球登城呼圜曰城中兵食俱盡而久抗王師若泥首自歸懼無以塞責幸公見哀指其生路圜告之曰以子先人固難容貸然罰不及嗣子可從輕其如拒守經年傷吾大將一朝困竭方布欵誠以此計之子亦難免然坐而待斃曷若伏而俟命處球流涕曰公言是也乃遣人送狀乞降人皆稱圜其言不欺既而他將攻破鎮州處球雖見殺而鎮之吏民以嘗乞降故得保其家族者甚衆其後以鎮州為北京拜圜工

部尚書兼真定尹北京副留守知留守事為政有惠愛明年郭崇韜兼領成德軍節度使改圜行軍司馬仍知真定府事圜與崇韜素相善又為其司馬崇韜因以鎮州事託之而圜多所建興初圜推官張彭為人傾險貪黷圜不能察信任之多為其所賣及崇韜領鎮彭為圜謀隱其公廨錢後莊宗遣宦者選故趙王時宮人百餘人有許氏者尤有色彭賂守者匿之後事覺召彭詣京師將罪之彭懼悉以前所隱公錢簿書獻崇韜崇韜深

德彭不殺由是與圜有隙同光三年圜罷司馬守工部尚書魏王繼岌暨崇韜伐蜀懼圜攻已於後乃辟圜叅魏王軍事蜀滅表圜黔南節度使圜懇辭不就繼岌殺崇韜以圜代將其軍而旋康延孝反繼岌遣圜將三千人會董璋孟知祥等兵擊敗延孝於漢州而魏王先至渭南自殺圜悉將其軍以東明宗嘉其功拜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判三司是時明宗新誅孔謙圜選辟才俊抑絶僥倖公私給足天下便之是秋韋說豆盧革罷

相圜與安重誨鄭珏孔循議擇當為相者圜意屬李琪而珏循雅不欲琪為相謂重誨曰李琪非無文藝但不廉耳宰相端方有器度者足以為之太常卿崔協可也重誨以為然他日明宗問誰可相者重誨即以協對圜前爭曰重誨未諳朝廷人物為人所賣天下皆知崔協不識文字而虛有儀表號為沒字碑臣以陛下誤加採擢無功幸進此不知書以臣一人取笑足矣相位有幾豈容更益笑端明宗曰宰相重位卿等更自詳審然吾

在藩時識易州刺史韋肅世言肅名家子且待我甚厚置之此位可乎肅或未可則馮書記先朝判官稱為長者可以相矣馮書記者道也議未決重誨等退休於中興殿廊下孔循不揖拂衣而去行且駡曰天下事一則任圜二則任圜圜乃何人圜謂重誨曰李琪才藝可兼時輩百人而讒夫巧沮忌害其能若舍琪而相協如棄蘇合之丸而取蛣蜋之轉也重誨笑而止然重誨終以循言為信居月餘協與馮道皆拜相協在相位數年人

多嗤其所為然圜與重誨交惡自協始故時使臣出四方皆自户部給券重誨奏請自内出圜以故事爭之不能得遂與重誨辨於帝前圜聲色俱厲明宗罷朝後宫嬪御迎前問曰與重誨論事者誰明宗曰宰相也宫人奏曰妾在長安見宰相奏事未嘗如此蓋輕大家耳明宗由是不悦而使臣給券卒自内出圜益憤沮重誨嘗過圜圜出妓善歌而有色重誨欲之圜不與由是二人益相惡而圜遽求罷職乃罷為太子少保圜不自安因

請致仕退居于磁州朱守殷反于汴州重誨誣圜與守殷連謀遣人矯制殺之圜受命怡然聚族酣飲而死明宗知而不問為下詔坐圜與守殷通書而言涉怨望愍帝即位贈圜太傅

張憲傳

張憲字允中晉陽人也為人沈靜寡慾少好學能鼓琴飲酒莊宗素知其文辭以為天雄軍節度使掌書記莊宗即位拜工部侍郎租庸使遷刑部侍郎判吏部銓東

都副留守憲精於吏事甚有能政莊宗幸東都定州王都來朝莊宗命憲治鞠場與都擊鞠初莊宗建號於東都以鞠場為即位壇於是憲言即位壇王者所以興也漢鄗南魏繁陽壇至今皆在不可毀乃别治宫西為鞠場場未成莊宗怒命兩虞候亟毀壇以為場憲退而歎曰此不祥之兆也初明宗北伐契丹取魏鎧仗以給軍有細鎧五百憲遂給之而不以聞莊宗至魏大怒責憲馳自取之左右諫之乃止又問憲庫錢幾何憲上庫簿

有錢三萬緡莊宗益怒謂其嬖伶史彥瓊曰我與羣臣飲博須錢十餘萬而憲以故紙給我我未渡河時庫錢常百萬緡今復何在彥瓊為憲解之乃已郭崇韜伐蜀薦憲可任為相而宦官伶人不欲憲在朝廷樞密承旨段徊曰宰相在天子面前事有非是尚可改作一方之任茍非其人則為患不細憲材誠可用不如任以一方乃以為太原尹北京留守趙在禮作亂憲家在魏州在禮善待其家遣人以書招憲憲斬其使不發其書而上

之莊宗遇弑明宗入京師太原猶未知而永王存霸奔于太原左右告憲曰今魏兵南嚮主上存亡未可知存霸之來無詔書而所乘馬斷其鞦豈非戰敗者乎宜拘之以俟命憲曰吾本書生無尺寸之功而人主遇我甚厚豈宜懷二心以幸變第可與之俱死爾憲宗事張昭遠教憲奉表明宗以勸進憲涕泣拒之已而存霸削髮見北京廵檢符彦超願為僧以求生彦超麾下兵大譟殺存霸憲出奔忻州亦見殺

嗚呼予於死節之士得三人而失三人焉翟廷美楊溫之死予既已哀之至於張憲之事尤為之痛惜也予於舊史考憲事實而永王存霸符彦超與憲傳所書始末皆不同莫得而考正蓋方其變故倉卒之時傳者失之耳然要其大節亦可以見也憲之志誠可謂忠矣當其不顧其家絕在禮而斬其使涕泣以拒昭遠之說其志甚明至其欲與存霸俱死及存霸被殺反棄太原而出奔然猶不知其心果欲何為也而舊史書憲坐棄城而

賜死予亦以為不然予之於憲固欲成其美志而要在憲失其官守而其死不明故不得列于死節也

晉臣桑維翰傳

桑維翰字國僑河南人也為人醜怪身短而面長常臨鑑以自竒曰七尺之身不如一尺之面慨然有志於公輔初舉進士主司惡其姓以為桑喪同音人有勸其不必舉進士可以從他求仕者維翰慨然乃著日出扶桑賦以見志又鑄鐵硯以示人曰硯獘則改而他仕卒以

進士及第晉高祖辟爲河陽節度掌書記其後常以自從高祖自太原徙天平不受命而有異謀以問將佐將佐皆恐懼不敢言獨維翰與劉知遠贊成之因使維翰爲書求援於契丹耶律德光已許諾而趙德鈞亦以重賂啖德光求助已以簒唐高祖懼事不果乃遣維翰往見德光爲陳利害甚辯德光意乃決卒以滅唐而興晉維翰之力也高祖即位以維翰爲翰林學士禮部侍郎知樞密院事遷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

使天福四年出為相州節度使歲餘徙鎮泰寧吐渾白承福為契丹所迫附鎮州安重榮以歸晉重榮因請與契丹絕好用吐渾以攻之高祖重違重榮意未決維翰上疏言契丹未可與爭者七高祖召維翰使者至卧內謂曰北面之事方撓吾胸中得卿此疏決已決矣可無憂也維翰又勸高祖幸鄴都七年高祖在鄴維翰來朝徙鎮晉昌出帝即位召拜侍中而景延廣用事與契丹絕盟維翰言不能入乃陰使人說帝曰制契丹而安天

下非用維翰不可乃出延廣於河南拜維翰中書令復為樞密使封魏國公事無巨細一以委之數月之間百度寖理初李瀚為翰林學士好飲而多酒過高祖以為浮薄天福五年九月詔廢翰林學士按唐六典歸其職於中書舍人而端明殿樞密院學士皆廢及維翰為樞密使復奏置學士而悉用親舊為之維翰權勢既盛四方賂遺歲積鉅萬内客省使李彦韜端明殿學士馮玉用事共讒之帝欲驟黜維翰大臣劉昫李崧皆以為不

可卒以王為樞密使既而以為相維翰日益見疎帝飲酒過度得疾維翰遣人隂白太后請為皇弟重睿置師傅帝疾愈知之怒乃罷維翰以為開封尹維翰遂稱足疾稀復朝見契丹屯中渡破欒城杜重威等大軍隔絶維翰曰事急矣乃見馮玉等計事而謀不合又求見帝帝方調鷹於苑中不暇見維翰退而嘆曰晉不血食矣自契丹與晉盟始成於維翰而終敗於景延廣故自兵興契丹凡所書檄未嘗不以此兩人為言耶律德光犯

京師遣張彥澤遺太后書問此兩人在否可使先來而帝以維翰甞議毋絕盟而已違之也不欲使維翰見德光因諷彥澤圖之而彥澤亦利其貲産維翰狀貎既異素以威嚴自持晉之老將大臣見者無不屈服彥澤以驍悍自矜每往候之雖冬月未甞不流汗初彥澤入京師左右勸維翰避禍維翰曰吾為大臣國家至此安所逃死邪安坐府中不動彥澤以兵入府問維翰何在維翰厲聲曰吾晉大臣自當死國安得無禮耶彥澤股栗

不敢仰視退而謂人曰吾不知桑維翰何如人今日見之猶使人恐懼如此其可再見乎乃以帝命召維翰維翰行遇李崧立馬而語軍吏前白維翰請赴侍衛司獄維翰知不免顧崧曰相公當國使維翰獨死崧慙不能對是夜彥澤使人縊殺之以帛加頸告德光曰維翰自縊德光曰我本無心殺維翰維翰何必自致德光至京師使人驗其尸信為縊死乃以尸賜其家而貲財悉為彥澤所掠

出帝既牽於左右熒惑之言不能從維翰毋絶盟於契丹者之議矣及契丹遺書召見維翰不過欲維翰以初議完故約耳於是時而能傾心維翰未必不可轉危為安也顧令張彦澤圖之其事頗與袁紹令殺田豐事相類悲夫　然晉之藉契丹以簒唐維翰之力為多亦傳所謂以悖入者以悖出也晉之亟亡而維翰之及於難亦天道然爾

晉臣景延廣傳

景延廣字航川陜州人也父建善射嘗教延廣曰射不入鐵不如不發由是延廣以挽彊見稱事梁邵王友誨友誨謀反被幽延廣亡去後從王彦章戰中都彦章敗延廣身被數創僅以身免明宗時朱守殷以汴州反晉高祖為六軍副使主誅從守殷反者延廣為汴州軍校當誅高祖惜其才陰縱之使亡後録以為客將高祖即位以為侍衛步軍都指揮使領果州團練使徙領寧江

軍節度使天福四年出鎮義成又徙保義復召為侍衛馬步軍都虞候徙領河陽三城遷馬步軍都指揮使領天平高祖崩出帝立延廣有力頗伐其功初出帝立晉大臣議告契丹致表稱臣延廣獨不肯但致書稱孫而已大臣皆知其不可而不能奪契丹果怒數以責晉延廣謂契丹使者喬瑩曰先皇帝北朝所立今天子中國自册可以為孫而不可為臣且晉有横磨大劒十萬口翁要戰則來他日不禁孫子取笑天下瑩知其言必起

兩國之爭懼後無以取信也因請載于紙以備遺忘延
廣勑吏具載以授瑩瑩藏其書衣領中以歸具以延廣
語告契丹契丹益怒天福八年秋出帝幸大年莊還置
酒延廣第延廣所進器服鞍馬茶牀椅榻皆裹金銀飾
以龍鳳又進帛五千匹綿一千四百兩馬二十二匹玉
鞍衣襲犀玉金帶等請賜從官自皇弟重睿下至伴食
刺史重睿從者各有差帝亦賜延廣及其母妻從事押
衙孔目官等稱是時天下旱蝗民餓死者嵗十數萬而

君臣窮極奢侈以相誇尚如此明年春契丹入寇延廣從出帝北征爲御營使相距澶魏之間先鋒石公霸遇敵於戚城高行周符彦卿兵少不能救馳騎促延廣益兵延廣按兵不動三將被圍數重帝自御軍救之三將得出皆泣訴然延廣方握親兵恃功恣横諸將皆由其節度帝亦不能制也契丹嘗呼晉人曰景延廣喚我來何不速戰是時諸將皆力戰而延廣未嘗見敵契丹已去延廣獨閉壁不敢出自延廣一言而契丹與晉交惡

凡號令征伐一出延廣晉大臣皆不得與故契丹凡所
書檄未嘗不以延廣為言契丹去出帝還京師乃出延
廣為河南尹留守西京明年出帝幸澶淵以延廣從皆
無功延廣居洛陽鬱鬱不得志見晉日削度必不能支
契丹乃為長夜之飲大治第宅園池妓樂惟意所為後
帝亦追悔遣供奉官張暉奉表稱臣以求和德光報曰
使桑維翰景延廣來而割鎮定與我乃可和晉知其不
可乃止契丹至中渡延廣屯河陽聞杜重威降乃還德

光犯京師行至相州遣騎兵數千雜晉軍渡河趨洛以取延廣戒曰延廣南奔吳西走蜀必追而取之而延廣顧慮其家未能引決虜騎奄至乃與從事閻丕馳騎見德光於封丘并丕見鎖延廣曰丕臣從事也以職相隨何罪而見鎖丕乃得釋德光責延廣曰南北失懽皆因爾也召喬瑩質其前言延廣初不服瑩從衣領中出所藏書延廣乃服因以十事責延廣每服一事授一牙籌授至八籌延廣以面伏地不能仰視遂叱而鎖之將送

之北行至陳橋止民家夜分延廣伺守者怠引手扼吭而死時年五十六漢高祖時贈侍中

嗚呼自古禍福成敗之理未有如晉氏之明驗也其始以契丹而興終為契丹所滅然方其以逆抗順大事未集孤城被圍外無救援而徒將一介之命持片舌之彊能使契丹空國興師應若符契出危解難遂成晉氏當是之時維翰之力為多及少主新立釁結兵連敗約起爭發自延廣然則晉氏之事維翰成之延廣壞之二人

之用心者異而其受禍也同其故何哉葢夫本末不順而與外蕃共事者常見其禍未見其福也可不戒哉可不戒哉

周臣王朴傳

王樸字文伯東平人也少舉進士為校書郎依漢樞密使楊邠邠與王章史宏肇等有隙樸見漢興日淺隱帝年少孱弱任用小人而邠為大臣與將相交惡知其必亂乃去邠東歸後李業等教隱帝誅權臣邠與章宏肇

皆見殺三家之客多及而樸以故獨免周世宗鎮澶州
樸為節度掌書記世宗為開封尹拜樸右拾遺為推官
世宗即位遷比部郎中獻平邊策曰唐失道而失吳蜀
晉失道而失幽并觀所以失之由知所以平之術當失
之時君暗政亂兵驕民困近者姦於內遠者叛於外小
不制而至于僭大不制而至于濫天下離心人不用命
吳蜀乘其亂而竊其號幽并乘其間而據其地平之之
術在乎反唐晉之失而已必先進賢退不肖以清其時

用能去不能以審其材恩信號令以結其心賞功罰罪以盡其力恭儉節用以豐其財徭役以時以阜其民俟其倉廩實器用備人可用而舉之彼方之民知我政化大行上下同心力彊財足人安将和有必取之勢則知彼情狀者願為之間諜知彼山川者願為之先導彼民與此民之心同是與天意同與天意同則無不成之功攻取之道從易者始當今惟吳易圖東至海南至江可撓之地二千里從少備處先撓之備東則撓西備西則

撓東彼必奔走以救其弊奔走之間可以知彼之虛實衆之彊弱攻虛擊弱則所向無前矣勿大舉但以輕兵撓之彼人怯弱知我師入其地必大發以来應數大發則民困而國竭一不大發則我獲其利彼竭我利則江北諸州乃國家之所有也既得江北則用彼之民揚我之兵江之南亦不難平之也如此則用力少而收功多得吳則桂廣皆為内臣岷蜀可飛書而召之如不至則四面並進席卷而蜀平矣吳蜀平幽可望風而至唯卄

必死之寇不可以恩信誘必須以彊兵攻力已竭氣已喪不足以為邊患可為後圖方今兵力精練器用具備羣下知法諸將用命一稔之後可以平邊臣書生也不足以講大事至于不達大體不合機變惟陛下寛之遷左諫議大夫知開封府事歳中遷左散騎常侍充端明殿學士是時世宗新即位鋭意征伐已挫羣議親敗劉旻於高平歸而益治兵慨然有平一天下之志數顧大臣問治道選文學之士徐台符等二十人使作為君難

為臣不易論及平邊策不在選中而當時文王皆不欲
上急於用武以謂平定僭亂在修文德以為先惟翰林
學士陶穀竇儀御史中丞楊昭儉與樸皆言用兵之策
樸謂江淮為可先取世宗雅已知樸及見其議論偉然
益以為奇引與計議天下事無不合遂決意用之顯德
三年征淮以樸為東京副留守還拜户部侍郎樞密副
使還樞密使四年再征淮以樸留守京師世宗之時外
事征伐而内修法度樸為人明敏多材智非獨當世之

務至於陰陽律歷之法莫不通焉顯德二年詔樸校定大歷乃削去近世符天流俗不經之學設通經統三法以歲軌離交朔望周變率策之數步日月五星為欽天歷六年又詔樸考正雅樂樸以謂十二律管互吹難得其真乃依京房為律准以九尺之絃十三依管長短寸分設柱用七聲為均樂成而和樸性剛果又見信於世宗凡其所為當時無敢難者然人亦莫能加也世宗征淮樸留京師廣新城通道路壯偉宏闊今京師之制多

其所規為其所作樂至今用之不可變其陳用兵之略非特一時之策至言諸國興滅次第云淮南可最先取并必死之寇最後亡其後宋興平定四方惟并獨後服皆如樸言六年春世宗遣樸行視汴口作斗門還過故相李穀第疾作仆于坐上舁歸而卒年五十四世宗臨其喪以玉鉞叩地大慟者數四贈侍中

嗚呼作器者無良材而有良匠治國者無能臣而有能君蓋材待匠而成臣待君而用故曰治國譬之於奕知

其用而置得其處者勝不知其用而置非其處者敗敗者臨棊注目終日而勞心使善奕者視焉為之易置其處則勝矣勝者所用敗者之棊也興國所用亡國之臣也王樸之才誠可謂能矣不遇世宗何所施哉世宗之時外事征伐攻取戰勝内修制度議刑法定律歴講求禮樂之遺文所用者五代之士也豈皆愚怯於晉漢而材智於周哉惟知所用爾夫亂國之君常置愚不肖於上而彊其不能以暴其短惡置賢智於下而泯没其材

能使君子小人皆失其所而身蹈危亡治國之君能置賢智於近而置愚不肖於遠使君子小人各適其分而身享安榮治亂相去雖遠甚而其所以致之者不多也反其所置而已嗚呼自古治君少而亂君多況於五代士之遇不遇者可勝歎哉

唐宋八大家文鈔卷六十八